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攀 图/受访者提供

三十多年前,一套由花城出版社出版、林贤治主编的散文名家丛书忽然走红,其间多次重印,销量达数百万册。这些名家包括鲁迅、周作人、胡适、梁实秋、林语堂等20人,其中有些人在当年不乏争议,因此备受瞩目。日前,这套“人生文丛”首次再版,并用著名漫画家老树的画作为封面图。一套丛书可以透视出散文写作怎样的流变?最近,著名作家、学者林贤治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——

## 壹: 多元多向呈现中国现代散文样貌

羊城晚报:当年您为什么会主编这么一套名为“人生文丛”的散文丛书?

林贤治:“人生文丛”是一套大型文学丛书,收入中国现代散文大家20人。五四时,新文学的前驱者打出文学“为人生”的旗号,这套丛书也就从人生的视角切入选材,尽可能收入一批经典性、代表性的作品。一方面展现整整一代人的人生历程,另一方面也让更多人能从这些作家的人生态度中获得收益。

羊城晚报:挑选作家时有没有遇到困难?

林贤治:初版时,这套书分4辑。第1辑很多是当年有争议的作家:胡适、周作人、梁实秋、林语堂、郁达夫。上世纪80年代,夏志清的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为过去编修的文学史所遮蔽的作家沈从文、钱钟书、张爱玲等“翻案”,在中国作家和文科学生中产生比较大的影响;与此同时,周作人、张爱玲等人的文集也陆续出版。第1辑一纸风行,便接连编选至20种,多元多向地呈现了中国现代散文的样貌。

记得第1辑出版后,欧阳山在《中流》杂志发文对此表达不

同意见,认为选的都是“资产阶级作家”,其实,后面辑选的鲁迅等人的书也正在印刷中,只是他未及看到而已。紧接着,又出版了瞿秋白、朱自清、闻一多等人的书,于是批评的声音也就随之平息了。

羊城晚报:为什么现在会重版这套丛书?

林贤治:重版这套书,首先是因为它是一套文学丛书,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,是散文写作的范本,也可为读者研习文学史提供简易的读本。文学之外,才是人生实践的意义。



# 林贤治:不可可能导致纸质书消亡

林贤治,诗人,学者。1948年生,广东阳江人。著有诗集《骆驼和星》《梦想或忧伤》;散文随笔集《平民的信使》《旷代的忧伤》《孤独的异邦人》《故园》《火与废墟》;评论集《胡风集团案:20世纪中国政治事件与精神事件》《守夜者札记》《自制的海图》《五四之魂》《时代与文学的肖像》《一个人的爱与死》《午夜的幽光》《纸上的声音》《夜听潮集》;文学史著作《中国新诗五十年》《中国散文五十年》;政治学著作《革命寻思录》;自选集《娜拉:出走或归来》《沉思与反抗》《林贤治自选集》;传记《人间鲁迅》《鲁迅的最后十年》《漂泊者萧红》《巴金:浮沉一百年》;访谈录《呼喊与耳语之间》等。主编丛书八部,刊印数十种。

## 叁: 纸质书与思想同在,与美同在

羊城晚报:市场在阅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,您如何评价销量、点击率在衡量阅读有效性的意义?

林贤治:我从来不认为作家作品的优劣与流行、畅销与否存在直接的关系,事实上往往两回事。你说的销量、点击率,其中有许多机制和因素在起作用;最戏剧性的是,它竟然可以不触及文学性这个实质性核心。

羊城晚报:直播带货在阅读推广中表现突出,您如何看待这一“新生事物”?

林贤治:带货这种商业行为,用在严肃文学上有点搞笑。

羊城晚报:网络写作越来越流行,出版在总体上也相对容易,您认为在这样的环境下成为一名作家需要具备怎样的品格?

林贤治:得承认有各种各样的作家。网络发表容易,做作家容易,淘汰起来自然也容

易。所谓“天下英雄尽入彀中”,当作家确是几乎全数生活在网络中。不过也有例外,极少数仍在“爬格子”,坚持“为自己写作”。

羊城晚报:在新媒体环境下,短视频流行,纸质阅读的存在理由是什么?

林贤治:电子书取代部分纸质书,在高科技时代已是一个事实,但阅读方式的改变不可能导致纸质书的消亡。文学是一种古老的行当,我怀疑与土地、与农耕文明有很深刻的关系。它发展极缓慢,而且发展方式与现代科技大不相同,不可能被“弯道超车”。纸质书有电子书难以取代的品质,最适合慢阅读。而慢,与思想和文学的本质正相契合。那些不以情节取胜而重细节的书,重情调、重语言风格的书,重思考的书,沉重或隽永的书,都宜于制作成纸质书。纸质书与思想同在,与美同在,纸质书是不朽的。

## 出版书单

《崖边农事:二十四节气里的村庄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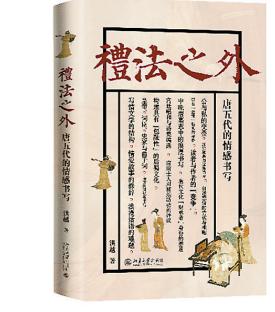
阎海军 著



作者以二十四节气及农事活动为经纬,用田野笔记的形式记录百年农业生产变迁、传统农耕人家的农事生活、乡村熟人社会的生活图景。

《礼法之外:唐五代的情感书写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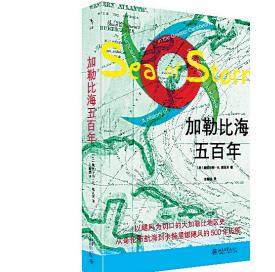
洪越 著



重回历史语境,把“书写”视为一种“过程”,寻找情感书写的在场意义。作者意在探究作家在什么样的人生境遇中创作,他们为什么写、如何写,其情感写作与政治生涯之间的种种情况。

《加勒比海五百年》

斯图尔特·B. 施瓦茨[美] 著



以飓风为切入点,关注风暴与政治事件、宗教信仰、福利和慈善救济组织等之间的相互作用。本书关注的重点并非飓风本身,而是飓风如何塑造人们的社会和政治生活,以及大加勒比海地区的社会和政治模式如何影响了风暴造成的后果。

《华夏日常生活史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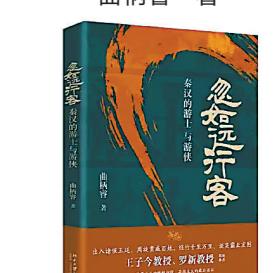
李志生 著



以开阔的人文视野、翔实的历史资料、优美隽永的文字、生动精美的图片,对中国古代社会衣、食、住、行等生活事项进行了清晰的梳理和生动呈现,全景式展现中国古人的日常生活及其嬗递图景。

《忽如远行客》

曲柄睿 著



关注历史发展的大背景和大关节,勾勒游士与游侠的生命历程,人物形象饱满生动。孟尝君、信陵君、荆轲、商鞅、李斯、范增、张良、韩信、刘敬、贾谊、汲黯、郭解、刘秀、三曹父子……本书对这些人物的解读新意迭出。

## 贰: 什么样的散文才是好散文?

羊城晚报:上世纪90年代初的散文界有怎样的潮流?

林贤治:上世纪90年代曾出现过一阵“散文热”:一是散文作者骤增,学者和小说家都写起了散文。二是散文的品类名号也多了起来,什么“学者散文”“新京派散文”“新生代散文”“小女人散文”“大散文”,等等,真是五花八门。此时,进入了文学的新时代,商业化、娱乐性文化随着进一步的经济改革而迅速流行起来。散文写作实际上也成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,关注现实的少,有痛感的少,80年代激发起来的思想热情减,而被一种小市民式的安逸心态所代替。不可否认,“散文热”期间出现过一些新作家,有过新尝试,作品数量相当

可观。但是,从某种意义上说,这“热”也恰好是某种浮滑的商业精神的体现,意味着散文作为一种文体的泛滥与平庸。

羊城晚报:对于当下散文,您总体上有怎样的观察和评价?

林贤治:文学的形态,很难在一个短时段里窥见其实质性的变化。说到当下散文,可以说仍然是90年代的一种延伸。不少作品缺乏现实感、道德感,这是其中最大的问题。

羊城晚报:您认为好的散文写作应该具备怎样的特性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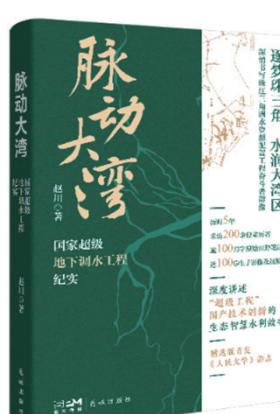
林贤治:所谓“好散文”,是优秀时代文学的组成部分,具有从思想到艺术的必备要素?

林贤治:“形散神不散”是老祖宗的说教,完全是八股文起承转合的那一套,不足为训。散文越散越好,越自由越好。

不仅写出工程的艰难,更写出战胜艰难、突破创新的劳动者们的时代风貌

□张陵

## 从写人入手攻克“工业难题”



作家赵川的长篇报告文学《脉动大湾》——国家超级地下调水工程纪实》讲述了一项世界最大埋深、有压、长距、大流量地下输水工程的故事。

为破解大湾区东部包括香港在内的城市群日益缺水的大难题,国家启动了“西水东调”工程——建一条深埋地下的大管道,把一部分向南奔流的古老西江水,引向东部,满足大湾区城市群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。因为这项工程要从地下穿过许多城市,更重要的是要穿越狮子洋海底、穿行大金门等地质结构极为复杂的地区,有“埋深大、水头高、穿越多、地质杂”等巨大风险,难度远远超出想象,论证阶段就有专家认为“几乎不可能完成”。以曾经荣获国家“时代楷模”称号群体为主力军组建的珠三角供水公司,承担了这个艰巨的任务。120多家合作单位,73000名建设者参与,

个群体,一个团队,个人的作用通过集体的力量显示出来。《脉动大湾》面对的就是一个特殊的团队。他们当中许多人,都从“时代楷模”这个群体走出来,重新组成新的战斗集群,是一支思想作风过硬、能打硬仗的专业团队。“时代楷模”精神铸造了奋斗的性格,时代的形象。作品正是抓住这个魂,展开国家地下调水工程的描写。不仅写出工程的艰难,更写出战胜艰难、突破创新的劳动者们的时代风貌,写出了充实着“时代楷模”内涵的企业的先进思想理念——把方便留给他,把资源留给后代,把困难留给自己。为了突出这个英雄的团队,作品在结构上精心安排,重点写出了几个惊心动魄的攻坚战,如“鲤鱼洲岛”“狮子洋”“大金山”等章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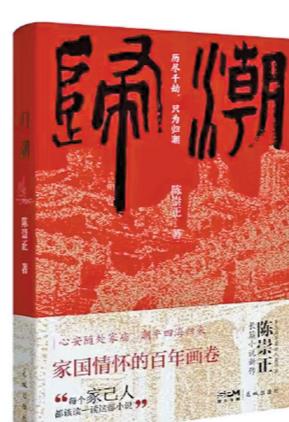
报告文学《脉动大湾》——国家超级地下调水工程纪实》在描写工程过程中,不断提炼作品中的思考,生动揭示了“时代楷模”英雄团队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,也深刻揭示了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和发展规律,从而深化了主题。如果说,生产力的主体是人的话,那么,新质生产力的主体首先应该是不断破解高科技难题的广大科学家、科技工作者和建设者。他们是我们时代生活的创新者,也是新质生产力的创造主体,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永动力量。作品正是这样通过刻画“时代楷模”群体,弘扬“时代楷模”精神,站上了时代先进思想的高地。

## 本

作家陈崇正首次以正面强攻的方式书写潮州,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历史与现实、域外与吾乡、当下与未来的对话

□杨璐临

## 彰显“南方以南”写作的坚实质地



潮籍作家陈崇正的最新长篇力作《归潮》围绕潮州碧江河镇林氏和陈氏两大家族的历史情谊和几代人的“归潮”历程,以多线索、多角度、多空间叙事再现其中的动人场景和精彩历程,堪称一封“献给潮州的情书”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小说中更多地采用“无声”的叙述方式。

比如孟先生、林汉先的自杀均是对日寇的无声抗争。

为了不让妻女受到惊吓,

林汉先特意用被子

和衣物包裹身体,制造一种“躺在地板上蒙头大睡”的假象。

相比之下,四弟林汉孝则惨烈

许多,因为汉奸的出卖,

林汉孝不幸被捕,最终在戏台上“被一点点剖开肚子,肠子被残忍地踩在脚下”,仅仅18字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披露无遗……这种叙事手法让小说在质朴的基调中充斥着强烈的情感张力。

作为新南方写作的主要倡

导者和代表作家,陈崇正一直对写作坐标有着强烈自觉。如《美人城手记》《悬浮术》均为聚焦时下人工智能环境南方生存的思考和探索,《归潮》作为其从科幻到现实的转身之作,则除了对故乡潮州的书写还有东南亚国家暹罗的书写,写作坐标进一步位移,在其时性的想象和历时性的传承中彰显“南方以南”写作坚实丰满的质地。

关于新南方写作的基本特性,流动性常被反复提及,这在小说《归潮》的标题及人物经历中,都有充分体现。在小说里,这个流动性首先建立在以潮州为中心的离散性上:当火轮船起航时,林汉先起初非常兴奋,但很快,“这个激动不已的人就开始黯然神伤起来,对着家乡的地方跪下去,眼泪夺眶而出”。对比《三家巷》的主人公周炳,作为同时代的知识青年,同样是背井离乡,后者也有痛苦和寂寞,但想到“上海是一个大地方”,也是大革命运运动的地方,就感觉“充满了希望和劲头”。这种区别于以北方为中心的地方性指认,明显与作为土生土长的南方人的精神气质和情感结构密不可分。在这一文化心理的投射下,异域暹罗成了精神版图的边缘,南方故土才是承载想象和期待的中心。《归潮》由此实现从行动层面转向精神文化的勘探和建构:从“侨一代”陈洪礼、林阿娥,到“侨二代”林雨果、黄博琳、李启铭等,他们都在以不同方式不同侧面开启各自寻根之旅,潮州也因

之在传统性之外兼具现代性、世界性的视野观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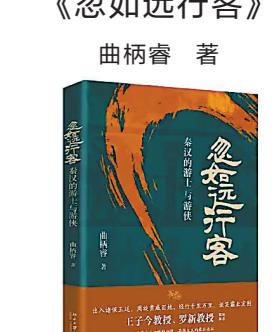
潮剧、潮州菜、潮汕话、潮州木雕、工夫茶……小说中大量细密的潮汕民俗描写让人目不暇接。

有意思的是,作者并不止于外部书写,而是转向潮汕文化的内面,将其贯穿在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命运走向中。比如祠堂香炉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具有延续香火的寓意,在重视子嗣的潮人心中更是关乎“宗族气脉”,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故而,当“传了十三代”的镇祠之炉丢失后,守护人陈团结便饱受煎熬,几十年来一直耿耿于怀,其中有来自族人的猜测指摘,还有人物内心的愧疚和不安。好在几经辗转香炉终于归原位,这也预示了忠肝义胆的陈家香火鼎盛、后继有人。于是,我们看到随着人物的行走,小说的叙事空间不断位移,原来南方特有的某些地域文化和精神内核却未曾改变,这也是陈崇正小说“精神地理”的构建和召唤之所在。

传统与现代、地方与世界可谓百年中国文学创作历经弥新的主题,随着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,地域书写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,作家陈崇正首次以正面强攻的方式书写潮州,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历史与现实、域外与吾乡、当下与未来的对话。如作者所说,写作的过程是重新阅读潮州、阅读故乡的过程,那个“历史的、厚重的、富有深度的潮州”,不仅丰富了当代文学的寻根图景,也昭示南方地域书写新的可能性。

《忽如远行客》

曲柄睿 著



关注历史发展的大背景和大关节,勾勒游士与游侠的生命历程,人物形象饱满生动。孟尝君、信陵君、荆轲、商鞅、李斯、范增、张良、韩信、刘敬、贾谊、汲黯、郭解、刘秀、三曹父子……本书对这些人物的解读新意迭出。